

崔希亮 主编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语言学 文萃

语法卷

事件情态和汉语的表态系统

“把”字句的位移图式

汉语句子实义切分的宏观原则与主位的确定

动词重叠的情状特征及其体的地位

差比句语义指向类型比较研究

“一边A，一边B”的内部语义关系分析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崔希亮 主编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语言学

文萃

语法卷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57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语法卷/崔希亮主编.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5619-1374-5

I.北…

II.崔…

III.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汉语—语法—文集

IV.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10382号

书 名: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语法卷

责任印制:汪学发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83

网 址: <http://www.blcup.com>

发行部电话:82303648 82303591

E-mail: fxb@blcu.edu.cn

印 刷: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3.75

字 数:305千字 印数:1-3000

书 号:ISBN 7-5619-1374-5/H·04076

2004DW0046

定 价: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出版部负责调换,电话82303590

前 言

北京语言大学是我国惟一——所以“语言”命名的大学，也是我国惟一——所以在全世界推广汉语为主要任务的大学。对于这样一所大学来说，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基础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在我校具有优良的传统和突出的优势。几十年来，张清常先生、王还先生等前辈学者在汉语语言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赵淑华、刘月华、赵金铭、吕文华、房玉清、许德楠、常敬宇、梅立崇、王绍新、陈亚川、郑懿德等一大批老教授在语法学、词汇学、汉语史和方言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更有数以百计的汉语教师在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领域辛勤耕耘，他们在语料库建设、词频和句型统计、参考语法编写、词典编纂、语言学家资料汇编、语言学书刊编辑出版、学术会议组织等方面，均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我校也因此成为全国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学术重镇。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学科目录的调整，“汉语言文字学”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分立，这给了我校广大汉语言文字学工作者更加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同时也对我校汉

语言文字学这一基础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世纪学术发展的需要,学校对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学术力量进行了整合,对本学科的专业方向进行了调整,现已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队伍。

这支由数十位中青年学者组成的队伍,在国内外高校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中可以说是最庞大、最整齐的。他们中有:曹志耘、陈前瑞、程娟、崔希亮、崔永华、高晓虹、李立成、施春宏、石定果、孙德金、万业馨、王弘宇、魏德胜、张博、张赧、张凯、张旺熹、张维佳、张希峰、郑贵友、赵日新,等等。他们的特点是:学历层次高,博士学位获得者达30多人;年富力强,平均年龄40多岁;学缘多样,来自于各个名牌高校,师出多个学术名门;专业覆盖面广,涉及方言学、汉语史、语法学、词汇学以及文字学等多个领域,知识结构合理,互补性强。总之,这是一支充满朝气、活力和希望的力量,他们正在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勤奋探索,努力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们必将为我国汉语言文字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校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步。2002年,本学科被确定为北京市高校重点学科。2000年以来,本学科学术骨干共出版学术著作20部,在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中国语文》、《方言》、《中国语言学报》、《语法研究和探索》、《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语文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世

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汉语学报》、《语言科学》等海内外重要语言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100 多篇,其中有 20 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2000 年以来,本学科学术骨干共完成或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级重要课题(不含校级课题)16 项,项目总经费 230 万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7 项。在新世纪的短短几年中,北京语言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显示出强大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潜力。

为检验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近年来在学科方向拓展和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展示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同时也为了便于广大读者查阅有关文献,学校决定精选近 10 年来,尤其是近 5 年来我校学者所发表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重要学术论文,编辑出版《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根据本学科各专业方向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了这样几个原则:(1)汉语方言、汉语史、汉语语法和汉语词汇 4 个专业方向为论文选编的范围;(2)1995 年以来发表在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影响的论文;(3)主要选编在职学术骨干的论文,精选老一辈学者的论文。根据这些原则,我们编成《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方言卷》(曹志耘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汉语史卷》(张希峰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语法卷》(崔希亮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词汇卷》(张博主编)。整套文萃由曹志耘教授担任总主编。

我们衷心地希望，通过这套文萃的选编出版，国内外专家学者能对我校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使我们的学科能够得到不断进步和发展。让我们在这样的联系与交流中，为繁荣我国的汉语语言学事业、推进汉语的国际化而共同努力。

由于我们能力有限，时间紧张，本文萃中肯定还存在不少问题，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编委会

2004年10月20日

目 录

崔希亮	事件情态和汉语的表态系统·····	1
郑贵友	汉语句子实义切分的宏观原则与主位的确定·····	19
张旺熹	汉语介词衍生的语义机制·····	33
陈前瑞	动词重叠的情状特征及其体的地位·····	57
崔希亮	汉语空间方位场景与论元的凸显·····	73
崔希亮	空间方位场景的认知图式与句法表现·····	91
崔希亮	空间方位关系及其泛化形式的认知解释·····	113
陈前瑞	汉语反复体的考察·····	127
陈前瑞	现时相关性与复合趋向补语中的“来”·····	145
陈前瑞	汉语内部视点体的聚焦度与主观性·····	161
赵金铭	差比句语义指向类型比较研究·····	181
杨石泉	“是……的”句质疑·····	195
张旺熹	“把”字句的位移图式·····	205
张旺熹	重动结构的远距离因果关系动因·····	223

崔希亮	汉语方位结构“在……里”的认知考察·····	235
张旺熹	“动+形”结构的原型范畴·····	257
崔永华	不带前提句的“也”字句·····	277
王弘宇	“一边 A, 一边 B”的内部语义关系分析·····	291
王弘宇	说“一 A 就 C”·····	297
郑贵友	关联词“再说”及其篇章功能·····	311
郑贵友	汉语对话语体中的“拼合”现象·····	325
郑贵友	汉语对话语体中的“岔断”现象·····	351
	编后记·····	371

事件情态和汉语的表态系统*

■ 崔希亮

零、基本概念的界定

态(mood)作为一种语法范畴常常与时制(tense)、体貌(aspect)问题相提并论(TAM),并且一直被研究者当做是动词语法范畴的一个组成部分(张秀,1957,1959;Bhat,1999;Li & Shirai,2000),因为在一些语言里,态也跟时体范畴一样,有自己的屈折变化形式。与时制和体貌不同的是,态的界定比较困难。时制和体貌只涉及跟事件结构相关的时间和状态概念,不涉及事件之外的、与说话人的态度或者社会道义相关的信息。时制涉及三个时间参数:(1)事件的时序/时位;(2)事件的时间参照点;(3)当前事件和参照事件的相对距离。这是事件的外部时间结构。体貌涉及另外三个参数:(1)事件开始;(2)事件进行或持续;(3)事件完成或结束。这是事件的内部时间结构。情态(modality)是一个更加概括的概念,它涉及说话人的态度和意见(Bybee, Perkins and Pagliuca, 1994),事件的现实情况(reality or actuality of the event)(Bhat, 1999),这也

* 原载《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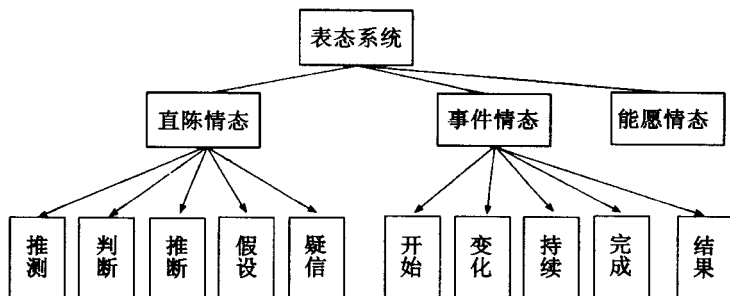
涉及三个方面的参数:(1)说话人关于事件现实状况的意见或判断;(2)说话人作出这个判断的证据;(3)促使说话人(或其他人)涉入该事件(或采取某种行动)的内力和外力。Bybee 和 Fleischman (1995:2)在区分态和情态时是这样表述的:“mood(态)指的是具有情态功能的动词形式上语法化了的范畴。态是由一些谓词性范式的集合屈折地、概括地表达的,比如陈述语气、虚拟语态、祈愿语气、祈使语气、条件语气等”,“而 modality(情态)与此不同,它是属于语言表达的意义成分的语义域。它涵盖了语义表达细微变化的广泛领域,如命令、需求、企望、假设、潜在意义、义务、怀疑、劝告、感叹等等”。以下我们在使用“情态”这个概念时,总是使用它的概括意义,这概括意义既包括了 mood、moods,又包含了 modality 或者 modal grams。在需要区分的时候我们会加以说明。

Palmer(2001)把情态的范围扩大到跟动词性复合体有关的一切事件和情景,这样除了原有的语气范畴、情态屈折和情态动词之外,跟事件有关的状态语和补语也都被包括在情态范畴之内。

在我们观察语言中的句子时,常常会把句子所表达的意思跟现实场景联系在一起。而现实场景离不开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在讨论语言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时,我们会引入以下一些概念:事实和事理(崔希亮,2001a)、真实和虚拟(factive and fictive, Talmy, 2000)、写实和非写实(realis and irrealis, Bhat, 1999; Palmer, 1986, 2001)、认识论和道义论(epistemology and deontology, Palmer, 2001)等等。这些概念是我们进一步讨论语言中的情态和表态系统的基础。

语言中的表态系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跟说话人的主观态度有关,比如推测、判断、推断、假设、疑信、商量、征求同意等;第二部分跟事件本身的状态有关,比如事件的时间属性,诸如开始、持续或进行中、完成等时间概念;第三部分跟说话人的判断有关,例如可能、能力、义务、权限、意愿等。第一部分叫做直陈情态,在

汉语里通过“语气”范畴来表达;第二部分叫做事件情态,^①在汉语里通过情态副词、动词本身及动词的附加成分来表达;第三部分叫做能愿情态,在汉语里通过能愿动词来表达。图示如下:



直陈情态涉及命题本身的真与伪的问题,这是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因为推测、判断、推断、假设、疑信、商量、征求同意等跟判断和意见相关的内容都与人的主观认识有关系,是基于知识的态 (knowledge-based moods), 或者干脆称为认识论情态;事件情态不涉及事件本身的真与伪的问题,但是涉及到事件或事件构件的写实与虚构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事件在现实世界的投射,这是基于行动的情态 (action-based moods), 有人 (例如 Heine, 1995) 把这样的情态称做施事取向的情态 (agent-oriented modality)。能愿情态可能与说话人的主观认识有关,也可能与人类社会的道义有关。认识论情态只涉及到说话人的主观态度,而道义论主要关涉社会伦理和制度,比如我们说“和尚不能结婚”,这里的“能”表达的是一个道义论事件情态,在情态范畴里属于“义务” (obligation) 中的“许可” (permission), 与“能力” (ability) 或者“可能” (possibility) 无关,“和尚”当然有结婚的能力和可能;而物力论主要关涉自然之理或

^① 如果不考虑太多细节的话,我们也可以把直陈情态叫做主观情态 (subjective modality), 把事件情态叫做客观情态 (objective modality)。

者物理之理,比如说“公鸡不能下蛋”,这里的“能”表达的是一个能力事件情态,在情态范畴里属于物力论情态的“能力”,或者“可能”,不是谁规定不许公鸡下蛋的。道义论和物力论的问题在语言表现上往往会纠缠在一起。比如“我不能开车”既有可能属于道义论的问题(我没有开车的执照),又有可能属于物力论的问题(我没有开车的能力)。

一、事件的时间情态表达

事件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场合发生的,因此与事件(event)有关的情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事件发生的时间(tense)、事件的性质(aspect)、对事件进行描述的命题所代表的状况(modality/actuality)(Palmer, 2001)。事件发生的时间在一些语言中表现为“时”这样一种语法范畴,事件的性质在一些语言中表现为“体貌”这样一种语法范畴,而对事件进行描述的命题所代表的状况就是事件的“态”(mood)。

事件的结构涉及到句子的论元(argument)和谓项(predicate),但是事件的情态总是围绕句子的谓项或者说动词性成分(verbal complex)展开。尽管不同的语言在表态手段上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所有的表态手段都与一个谓项(大到一个句子,小到一个动词)相联系。有的语言情态通过动词的词尾变化来表达,有的语言通过动词前后的附加成分来表达。汉语就属于后一种语言。

在汉语里,过去和完成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一个是时的问题,一个是体的问题,好像泾渭分明。实际上,时的问题和体的问题在汉语里是纠结在一起的。^①因为时和体都与事件的时间情态有关,在现代汉语里,时体标记往往跟情态成分

^① 其实在很多语言里时和体的范畴都是纠结在一起的,参看 Bhat (1999)。

共现。事件的情态表达主要依赖四种手段：一是用动态助词来表达(如“-了、-着、-过、-来着、-呢、-起来”),这是语法手段,学者们把这种手段看成是汉语的体范畴(“体是观察时间进程中的事件构成的方式。”戴耀晶,1997)。二是用时间词(如“今天、明天、现在、刚才、从前、以前、后来”等)、时间副词(如“马上、立刻、已经、正、将、要、刚、刚刚、就、才、还、没、没有、从来、一向、偶尔、时时、常常、随时、忽然、总是、老是、一直”等)、能愿动词(如“能、会、想、要、应该、可以、得děi”等)、形容词(如“-完、-好”等)、趋向动词(如“-上、-起来”等)等词汇手段来表达。时间词是一种指示性成分(主语),在句子中直接指示事件发生的时间;副词和能愿动词是一种修饰性成分(状语),间接提示事件发生的时间和事件所处的变化阶段;形容词和趋向动词是一种补充成分(补语),主要提示事件的结果,同时也间接地提示了事件的时间属性。第三种手段是双重手段,或者叫做框架(framework)手段,是前两种手段的组合,如“正……呢”、“还没……呢”、“就……了”、“在……着”等。动词重叠也是一种表态手段,它表达的是时量和频度,这算是第四种手段。这些表态手段都与事件的时间因素有关。能愿动词除了能表达义务、意愿、能力、可能等道义论概念以外,还可以表达“将来/未发生”这样的时间意义。

事件的时间结构既然有不同的表现手段,那么不同的手段应该是互补的。但事实上,类型学的研究表明在很多语言里时间的表达都存在着冗余(redundancy)现象(Palmer, 2001)。汉语也不例外。例如:

(1)他已经走了

(“已经”和“了”都指示事件的时间状态:过去发生)

(2)我昨天去过

(“昨天”和“过”都指示事件的时间状态:过去发生)

(3)我马上就走

(“马上”和“就”指示事件相同的时间状态:将要发生)

(4)他正看书呢

(“正”和“呢”指示事件的相同的时间状态:正在进行)

例(1)到例(4)中的时间副词都可以省略掉(如果两个副词连用至少可以省略一个)。这与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看到的情况不同:

(5)他已经要走了

(“已经”指示“要”,“要”指示“走”,“了”指示“已经要走”)

(6)我还没去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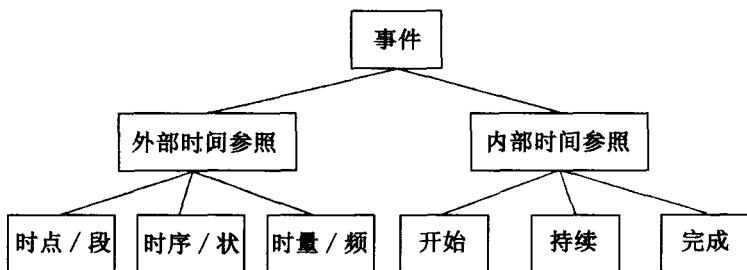
(“还”指示“没”,“没”指示“去”,“过”指示“去”)

(7)我好久没去了(“好久”指示“没去”,“没”指示“去”,“了”指示“好久没去”,这里的“好久”不能去掉)

(8)我正要走(“正”指示“要”,“要”指示“走”)

与事件的时间情态有关的副词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指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点,或者指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段;二是指明事件发生的时序或与说话时间参照点的距离,或者描摹事件发生的时状;三是描述事件发生的频率或时量;四是指明事件发生时的事件状态。前三项是事件的外部时间参照(external temporal reference of event),第四项是事件发生的内部时间参照(internal temporal reference of event)。外部时间参照指向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时序、时状或频度,与事件本身的状态无关;而内部时间参照指向事件的内部状态,属于事件的体貌范畴。根据 Bhat(1999),世界上的语言在事件的时间表达上有不同的类型,有的语言突出时制范畴,如肯纳达语、图鲁语、泰米尔语、魁克华语、英语、密什米语;有的语言突出体貌,如印地语、马拉提语、古加拉提语、蒙塔利语、丘瓦语;有的语言突出情态,如米克斯德克语、毛·纳加语、卡扎语、拉达希语、曼南语、土育卡语。事件的时间结构包括事件的频度和事件的进程两方面的参数。频度的参数要考虑:(1)一次性事件(semelfactive);(2)多次性事件(iteractive);(3)习惯性事件(habitual)。进程参数要考虑另外三点:(1)事件是否结束

(telic/atelic); (2) 事件是否包含变化(事件组或状态); (3) 事件是否包含续段。根据以上参数, 我们把事件的时间结构图示如下:



下面我们举例说明:

(9) 我两点上飞机。(外部参照:时点,一次性,未完成)

(10) 十点到十二点你干什么?

(外部参照:时段,一次性,未完成)

(11) 老陈刚走。(外部参照:时序/距离,一次性,完成)

(12) 天忽然黑了。(外部参照:时状,一次性,完成)

(13) 他老跟我争执。(外部参照:频度,多次性,完成)

(14) 天气渐渐热起来。(内部参照:开始,一次性,未完成)

(15) 老张开会呢。(内部参照:持续)

(16) 晚饭做好了。(内部参照:完成)

(17) 他不喝酒。(泛时性:习惯性事件)

关于事件的外部时间参照和内部时间参照我们只是简单地举了一些典型的例子,自然语言中情形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比如关于什么是“完成”,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动词本身也可以反映出事件的内部时间意义,比如 Vendler (1967)、陈平 (1988) 和郭锐 (1993, 1997) 关于动词内部语义特征和过程结构的分析,也为事

件的情态研究提供了动词内部的根据。^① 另外,动词重叠也与事件情态的表达有密切的关系(时量:短时少量)。

二、开始、出现与结果

事件开始或出现表现的是事件过程的一个不能不说的阶段,可是在讨论体貌问题的著作中很少有人涉及开始或出现这样的事件状态。在现代汉语里,开始和出现有三种语法手段:(1)V/A + 起来;(2)VP + 啦;(3)V + 了 + 起来。这三种手段都同时带有结果性。我们举例说明:

(18)那只小鸡慢慢地动起来。(开始)

(19)到了春天,她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人也开朗起来。

(开始变化)

(20)蚊子叮过之后身上肿起来一片红疙瘩。(出现,开始后)

(21)要下雨啦。(开始前)

(22)他在会上跟同事嚷了起来。(开始,结果)

由于“-起来”的语法化过程还没有完成,因此还不能看成是一个发育得很好的语法手段。但是它表达事件情态的功能逐渐多起来。

三、过去与完成

房玉清(1992:446 ~ 468)在讨论到动态范畴的时候提到汉语的动态范畴很丰富,并且提到了动态助词的组合。的确,汉语的动

① Ping Li 和 Yasuhiro Shirai(2000)把体分成语法体和词汇体两大类。语法体又被称为视点体(viewpoint aspect),指语言中由助动词或/和屈折和派生形态标记的体貌;词汇体又被看成是情景体,固有体,或者 Aktionsart,指词汇项目内部描述事件情境的特质。